

情绪性事件的社会分享对分享者情绪变化与记忆的影响

王旭红, 毛伟宾, 祁淞桢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358)

【摘要】 目的:探讨在中性和消极情绪条件下,社会分享和单独分享对分享者情绪和记忆的影响。**方法:**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中性组和消极组,观看相应的情绪视频,并且将自己所观看的视频内容与倾听者进行社会分享或单独分享。**结果:**①相对于单独分享,社会分享后分享者对中性事件的情绪强度上升,而对于负性事件的情绪强度显著降低。②消极组的细节回忆率显著高于中性组,而消极组要义回忆率显著低于中性组,单独分享时的细节回忆率显著高于社会分享。**结论:**相比较单独分享,社会分享能够降低分享者的负面情绪,而且降低对消极事件细节的记忆。

【关键词】 社会分享; 情绪变化; 细节记忆; 要义记忆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1.03.005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al Events on Emotional Changes and Memory of Sharers

WANG Xu-hong, MAO Wei-bin, QI Song-zhen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Under the neutral and negative emotional valenc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haring and individual sharing on the emotion and memory of the sharer is discussed. **Methods:** Randomly assign the subjects to the neutral group and the negative group. Subjects were asked to watch the corresponding emotional video, and share the video content they watch with the listeners in society or individually. **Results:** ①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 sharing, after social sharing, the sharers' emotional intensity towards neutral events increased, while the emotional intensity for negative events significantly reduced. ② The detail recall rate of the negativ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eutral group, while the gist recall rate of the negativ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eutral group, and the detail recall rate when shared alon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ocial sharing.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 sharing, social sharing can promote the reduction of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sharer and reduce the memory of the details of negative events.

【Key words】 Social sharing; Emotional change; Detail memory; Gist memory

社会分享(Social Share),也就是我们俗语说的“晒”,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如人们通常愿意与他人交流自己曾经的经历以及感受,特别是情绪事件发生后,人们迫切地想要分享情绪体验。Rimé等^[1,2]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社会分享有助于改善个体的情绪体验。随后,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如Skowronski等^[3]使用情绪性自传记忆作为实验材料,发现与他人分享能够降低分享者对事件相关的负面情绪,提升积极情绪;Harris等^[4]研究也发现相对于单独回忆,小组分享回忆降低了被试对事件的负面情绪体验。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当创伤性事件发生后,让被试与他人进行社会分享,会有助于降低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5]。

然而,也有研究者发现了不同的结果。Zech等^[6]发现被试在与他人分享后仍不能降低负面情绪;而Hicks等^[7]的研究更是表明相对于陌生人,亲密人(伴侣)之间进行负面情绪事件分享时,会促进彼此

的不愉快情绪。对这些不同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可能与分享时倾听者的反应有关。Pasu Pathi等^[8]研究发现,当分享者在叙述内容时,倾听者做分心的事情(数学计算题的运算),则不利于分享者负面情绪改善。Muir等^[9]研究发现,当要求倾听者与分享者积极讨论所叙述内容时,则有助于提升分享者的积极情绪,降低负面情绪。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分享是一个日常互动过程,倾听者的反应会对分享者造成重要影响,比如给出建议、握手、拥抱、不予理睬等^[1,8,9]。因此,在社会分享过程中控制好倾听者的反应,对于探讨社会分享对分享者情绪变化的影响就显得非常必要。

另外,也有研究探讨了社会分享对分享者记忆的影响。在Raeya等^[10]和Yaron等^[11]研究中采用不同类型的情绪事件进行社会分享时,发现分享组被试的回忆总量高于单人组,但分享组对事件内部细节的记忆低于单人组;Choi等^[12]和Brown等^[13]发现与他人分享情绪事件时,会提高记忆的准确性,从而保持事件的整体记忆。然而纵观前人研究发现,大部分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571113)

通讯作者:毛伟宾,maowb2226@163.com

只探讨了社会分享对事件的总体记忆的影响,却很少将事件的要义记忆和情景细节记忆分开^[10-14]。值得注意的是,在复杂的情绪性事件中,其记忆成绩不仅仅是简单的正确或者错误所能反映的,即只研究简单地记住或者遗忘该事件并不能反映记忆的真实面貌。有关研究已经发现,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事件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更生动更难忘记^[15],但在复杂的情绪性事件中,消极情绪记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了增强。如 Loftus 等^[16]指出,目击者在指认凶手时会更清楚地记得凶手的武器,但对他的衣着或者面部特征的指认却会出现差错; Kensinger 等^[15, 17]将其称为情绪记忆的权衡效应(trade-off effect),即人们对于比较复杂的情绪事件的一些要义或者中心信息的记忆增强,而对某些细节或者背景信息的记忆却受损。而也有研究表明,情绪会增强与事件相关的内部细节信息,忽略与其无关的要义信息^[18]。因此,在考察社会分享对分享者情绪的影响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社会分享对情绪事件的不同类型记忆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采用中性、负性情绪性视频作为实验材料,探讨社会分享对分享者情绪变化以及对事件的细节记忆和要义记忆的影响。

1 实验方法

1.1 被试

56名本科生(其中男生10人,女生46人),平均年龄为19.8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自愿参加且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中性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每组28人。

1.2 实验材料

从视频情绪材料库中选取10个不熟悉的视频,其中五个为负性视频,五个为中性视频。按照 Fawcett 等^[19]的方法对视频进行剪辑处理,去掉字幕和音频,保持每个视频的时长均为5分钟。然后由20名不参与本实验的学生对10个视频的情绪效价、熟悉度和唤醒度进行7点量表的评分。最后根据评定结果,选取了4个视频作为实验材料。其中两个为消极视频,主题分别是地震灾害(效价=1.550±0.686,唤醒度=5.950±0.604,熟悉度=1.500±0.606)、雪崩灾害(效价=1.750±0.716,唤醒度=6.150±0.670,熟悉度=1.650±0.812);两个为中性视频,主题分别是牙签(效价=4.350±0.489,唤醒度=2.250±0.716,熟悉度=1.650±0.745)、圆珠笔(效价=4.600±0.598,唤醒度=2.550±0.510,熟悉度=1.450±0.510)。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中性视频与消极视频的效价差异显著($t(19)=-18.738, P<0.001, d=-6.45$);唤醒度差异显著($t(19)=27.801, P<0.001, d=7.031$);熟悉度差异不显著($t(19)=0.188, P>0.05, d=0.037$)。而两个相同情绪视频在效价、唤醒度及熟悉度上差异均不显著。

1.3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2(分享类型:社会分享、单独分享)×2(情绪类型:消极、中性)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分享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情绪类型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的情绪变化和对事件的要义回忆率、细节回忆率。

1.4 实验程序

整个实验分为两个blocks,每个block均由学习阶段、分享阶段、干扰阶段和测验阶段组成。

学习阶段:随机将被试分为中性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两组被试分别观看中性情绪视频或消极情绪视频,每个视频播放时间均为5分钟。被试观看视频结束之后,填写主观情绪评定表,从1(非常恐惧)到7(非常平静)评估现在情绪的体强度,以确保视频内容真正唤醒被试的情绪^[9]。

分享阶段:学习阶段结束后,被试进行不同类型的分享。中性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中一半的被试首先进行社会分享,另一半的被试首先进行单独分享。根据 Muir 等^[9]及 Pasu Pathi 等^[8]的做法:在社会分享条件下,要求被试与“倾听者”分享影片的内容与体会。为了控制无关变量(与他人随意谈论无关的话题)并且保证被试的分享体验,我们采用了“倾听者”为假被试的方法。假被试为一男一女,以控制被试与倾听者性别一致。在被试分享期间,假被试不仅要认真聆听分享者所叙述的内容,不能打断被试的分享,而且要对分享者的感受和分享内容进行点头认同和简单的语言回应,但是假被试不能分享自己的感受和谈论相关的内容。在单独分享条件下,要求被试独自在实验室中出声叙述影片内容与体会。时间均为5分钟,并且用录音机来记录被试的分享过程。结束之后,被试再次各自填写主观情绪评定表。

干扰阶段:分享阶段结束后进行5分钟的干扰任务,要求被试在A4纸上进行30道数学计算题的运算。

测验阶段:让每个被试单独在实验室回忆之前所学习的内容,并将所观看影片内容详细地写在A4纸上,不做时间限制的要求。

测验阶段结束后被试休息5分钟,进行第二个

block 的实验。实验程序与第一个 block 相同,不同之处为:一是在学习阶段要求中性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的被试继续观看另一个中性情绪或消极情绪的视频;二是在分享阶段,首先做社会分享的被试在第二个 block 做单独分享,而首先做单独分享的被试在第二个 block 做社会分享。在实验中,对被试观看视频的顺序以及不同分享类型的顺序都进行了平衡。

2 结 果

2.1 情绪诱发检验的结果

被试对两个中性情绪视频(牙签、圆珠笔)的情绪评定得分分别为(5.678±.818、5.285±1.013),两个消极情绪视频(雪崩灾害、地震灾害)的情绪评定得

分分别为(2.392±1.370、2.642±1.591)。分别对中性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在两个中性视频(牙签、圆珠笔)和两个消极视频(雪崩灾害、地震灾害)的平均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消极情绪视频在情绪评定上得分(2.428±1.184)显著低于中性情绪视频(5.571±0.588), $t=-12.576$, $P<0.001$,说明视频情绪诱发成功。

2.2 分享者的情绪变化

我们参照 Muir 等^[9]及 Skowronski 等^[3]的做法,将被试在分享视频后(T2)的情绪评定得分与被试在观看完视频后(T1)的情绪评定得分相减(T2-T1),作为情绪变化指标。计算得到正值表示情绪强度下降,负值则表示情绪强度上升,见表 1。

表 1 不同分享类型下分享者的情绪变化(T2-T1)(M±SD)

	T1		T2		T2-T1	
	社会分享	单独分享	社会分享	单独分享	社会分享	单独分享
中性情绪组	5.892±1.10	5.250±1.530	5.321±1.218	5.214±1.343	-0.571±0.920	-0.036±1.290
消极情绪组	2.107±0.566	2.750±0.887	4.257±1.083	4.107±1.370	2.218±1.055	1.357±0.989

对情绪变化进行 2(分享类型)×2(情绪类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分享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54)=0.663$, $P=0.419$, $\eta^2=0.012$ 。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54)=83.367$, $P<0.001$, $\eta^2=0.607$,消极情绪组的负面情绪下降程度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两者交互作用显著, $F(1,54)=14.961$, $P<0.001$, $\eta^2=0.217$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中性情绪组,社会分享与单独分享之间的情绪变化程度差异显著, $F(1,54)=4.238$, $P<0.05$,表现为社会分享后比单独分享后被试对中性事件的情绪强度上升。而在消极情绪组,社会分享后的消极情绪下降程度显著大于单独分享后, $F(1,54)=10.849$, $P<0.05$ 。

2.3 分享者的回忆率

首先参照 Wessel 等^[14]和黄丽弦等^[20]的做法,请两名评分人员对每个被试的总回忆成绩进行统计,得出总的回忆成绩,然后计算每个被试的总回忆率。然后,要求评定人员根据 Christiansons 等^[21]关于细节和要义的划分方式对每个被试的回忆内容进行编码转换,如细节主要指包含了与事件中心人物有关的信息以及与中心人物无关的背景信息(比如,妇女抱着孩子走了、妇女身后是一个栏杆),而要义则是指视频内容的主要情节和对事情的梗概信息(比如,这个视频讲的是一个地震场景)。将每个被试所回忆的内容划分出分句并且标记为“要义记忆”、“细节记忆”,得出每个被试的细节回忆率和要义回忆率,见表 2。我们对评分人之间统计结果进行了

Pearson 相关分析,2 名助手对细节信息评定的相关性显著, $r=0.853$, $P<0.001$;2 名助手对要义信息评定的相关性显著, $r=0.964$, $P<0.001$ 。

对总回忆率进行 2(分享类型:社会分享、单独分享)×2(情绪类型:消极、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分享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54)=30.706$, $P<0.001$, $\eta^2=0.362$,单独分享时的总回忆率显著高于社会分享时。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54)=9.283$, $P<0.05$, $\eta^2=0.147$,消极情绪组的总回忆率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54)=0.041$, $P=0.841$, $\eta^2=0.001$ 。

对要义回忆率进行 2(分享类型:社会分享、单独分享)×2(情绪类型:消极、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分享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54)=0.010$, $P=0.921$, $\eta^2=0.000$ 。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54)=8.160$, $P<0.05$, $\eta^2=0.131$,中性组的要义回忆率显著高于消极组。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54)=0.245$, $P=0.623$, $\eta^2=0.005$ 。

对细节回忆率进行 2(分享类型:社会分享、单独分享)×2(情绪类型:消极、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分享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54)=30.817$, $P<0.001$, $\eta^2=0.363$,单独分享时的细节回忆率显著高于社会分享时。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54)=10.574$, $P<0.05$, $\eta^2=0.163$,消极情绪组的细节回忆率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54)=0.081$, $P=0.777$, $\eta^2=0.001$ 。

表2 各条件下分享者的回忆率(M±SD)

	总回忆率		要义回忆率		细节回忆率	
	社会分享	单独分享	社会分享	单独分享	社会分享	单独分享
中性情绪组	0.520±0.155	0.614±0.154	0.050±0.016	0.051±0.016	0.469±0.149	0.563±0.156
消极情绪组	0.631±0.155	0.733±0.158	0.043±0.013	0.041±0.015	0.588±0.157	0.691±0.165

3 讨 论

对于分享者的情绪变化,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单独分享,社会分享后分享者对中性事件的情绪强度明显提高,而对于负性事件的情绪强度明显降低。这表明在社会分享的过程中,倾听者在场是分享者情绪变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与 Kraut^[22]等和 Muir 等^[9]研究结论相一致。这说明在社会分享的过程中,倾听者的在场会让分享者感到安慰和被理解,从而他们会以最大限度减少负面情绪来向倾听者描述一个事件,所以在分享后个体的情绪体验要好于分享之前^[22,9]。

本研究同时也探讨了社会分享对分享者记忆的影响,结果显示,单独分享的整体记忆好于与他人分享的记忆,消极情绪的记忆好于中性情绪的记忆。这表明个人独自进行分享回忆时,整体记忆的回忆效果较好。同时也发现了情绪对记忆的增强效应。但是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对于复杂情绪事件来说,情绪不能促进记忆的所有方面的增强。

对于分享者的细节回忆,本研究发现个体单独回忆要高于与他人分享回忆,说明与他人分享会降低个体对事件中的细节记忆。这与 Raeya 等^[10]及 Yaron 等^[11]研究结论相一致。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一是分享者在分享过程中要考虑倾听者是否可以理解自己所叙述的内容,也就是说当分享者在与他人分享时,为了能够让倾听者理解自己所叙述的内容,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叙述方式,从而影响个体在他人分享后进行回忆时,记住的更多是分享中提到的事件内容细节,忘记在分享中没有提到的相关细节^[23,24]。第二,分享者在与他人进行分享时,需要保证叙述的完整性和流畅性,才能让倾听者理解分享的事件内容,因此分享者在叙述时更倾向于叙述事件内容的梗概和主旨,而忽略部分情景细节,以便倾听者理解。这样在分享后的回忆中,会遗忘分享时没提到的情景细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个体在单独分享时,由于不需要考虑倾听者是否能理解等因素,因此可能不按照事件主旨而自由地进行回忆,从而使得对某些情景细节信息的回忆较多。而且,在本研究中,分享者与倾听者之间是陌生关系,所以在分享的过程中可能会使分享者产生

紧张感从而影响分享者对事件细节的记忆。那么,在倾听者与分享者之间具有亲密关系时,比如朋友或者伴侣间的社会分享是否会影响分享者的记忆,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社会分享还是单独分享时,消极情绪组的细节回忆率均高于中性组,而情绪类型对分享者的要义记忆影响则刚好相反,即中性组的要义回忆率高于消极组,出现了要义记忆和细节记忆之间的相互权衡^[15,17,18]。这一结果说明,相对于非情绪信息,情绪信息更有助于个体进行细节记忆编码,这与 Kensinger 等^[18]的研究结论一致。然而,由于负性情绪增强了对细节记忆的编码,则同时减少了对事件要义的记忆,因此在本研究中消极情绪的细节记忆得到了增强,而要义记忆则受到了削弱。

参 考 文 献

- 1 Rime B, Mesquita B, Philippot P, et al. Beyond the emotional event: Six studies on the 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 *Cognition & Emotion*, 1991, 5(5-6): 435-465
- 2 Rimé B, Philippot P, Boca S, et al. Long-lasting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motion: social sharing and rumination.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2, 3(1): 225-258
- 3 Skowronski J, Gibbons J, Vogl R, et al. The effect of social disclosure on the intensity of affect provoked by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Self & Identity*, 2004, 3(4): 285-309
- 4 Harris CB, Barnier AJ, Sutton J, et al. How did you feel when 'the crocodile hunter' died? Voicing and silencing in conversation influences memory for an autobiographical event. *Memory*, 2010, 18(2): 185-197
- 5 Jeffrey TM, George SE.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CISD) and the Prevention of Work-Related Traumatic Stress among High Risk Occupational Groups. *Psychotraumatology*, 1995, 32: 267-280
- 6 Zech E, Rimé B. Is talking about an emotional experience helpful effects on emotional recovery and perceived benefits.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2005, 12(4): 270-280
- 7 Hicks AM, Diamond LM. How was your day? couples' affect when telling and hearing daily event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8, 15(2): 205-228

- 8 Pasu Pathi M, Hoyt T. Silence and the shaping of memory: How distracted listeners affect speakers' subsequent recall of a computer game experience. *Memory*, 2010, 18(2): 159-169
- 9 Muir K, Brown C, Madill A. The fading affect bias: effects of social disclosure to an interactive versus non-responsive listener. *Memory*, 2015, 23(6): 829-847
- 10 Raeya, Maswood, Anne, S, Rasmussen, Suparna, et al. Collaborative remembering of emotional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mplications for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ollective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18
- 11 Yaron-Antar A, Nachson I. Collaborative remembering of emotional events: The case of Rabin's assassination. *Memory*, 2006, 14(1): 46-56
- 12 Choi HY, Kensinger EA, Rajaram S. Mnemonic transmission, social contagion, and emergence of collective memory: influence of emotional valence, group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17, 146(9): 1247
- 13 Brown R, Kulik J. Flashbulb memories. *Cognition*, 1977, 6(1): 73-99
- 14 Wessel I, Zandstra ARE, Hengeveld HME, et al. Collaborative recall of details of an emotional film. *Memory*, 2015, 23(3): 437-444
- 15 Kensinger EA, Garoff-Eaton RJ, Schacter DL. Memory for specific visual details can be enhanced by negative arousing content. *Journal of Memory & Language*, 2006, 54(1): 99-112
- 16 Loftus EF. The malleability of human memory. *American Scientist*, 1979, 67(3): 312-320
- 17 Kensinger EA, Garoff-Eaton RJ, Schacter DL. Effects of emotion on memory specificity: memory trade-offs elicited by negative visually arousing stimuli.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7, 56(4): 575-591
- 18 Kensinger EA, Garoff-Eaton RJ, Schacter DL. How negative emotion enhances the visual specificity of a memory.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07, 19(11): 1872-1887
- 19 Fawcett JM, Taylor TL, Nadel L. Intentional forgetting diminishes memory for continuous events. *Memory*, 2013, 21(6): 675-694
- 20 黄丽弦, 黄敏儿. 沉思和分心对负性情绪和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07, 39(1): 78-87
- 21 Christianson S-A, Loftus EF. Remembering emotional events: The fate of detailed information. *Cognition Emotion*, 1991, 5(2): 81-108
- 22 Kraut RE, Lewis SH, Swezey LW. Listener responsivenes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2, 43(4): 718-731
- 23 白鹭, 毛伟宾, 李治亚. 社会性记忆的新领域: 社会性共同提取诱发遗忘. *心理科学进展*, 2016, 24(5): 707-715
- 24 Basden BH, Basden DR, Henry S. Costs and benefits of collaborative remembering.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00, 14(6): 497-507

(收稿日期: 2020-07-20)

(上接第495页)

- 32 张文新, 武建芬, Jones K.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 2: 7-11
- 33 黎亚军. 青少年网络欺负/受欺负的发生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 博士论文.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13
- 34 YRBS. 2017 National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Questionnaire. In: <https://www.cdc.gov/healthyyouth/data/yrbs/questionnaires.htm>, 2017
- 35 董奇, 林崇德.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标准化测验简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36 陈彦垒, 叶宝娟, 胡竹菁. 青少年学业复原力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3): 377-380
- 37 黎亚军. 中学生网络欺负/受欺负状况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2015, 36(9): 1322-1325
- 38 Wang J, Iannotti RJ, Nansel TR. Schoo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ysical, Verbal, Relational, and Cyber.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9, 45(4): 368-375
- 39 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教育厅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

省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教基一〔2018〕111号). In: <http://www.haedu.gov.cn>, 2018

- 40 Dhami MK, Hoglund WL, Leadbeater BJ, et al. Gender-related risks for peer physical and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chool-level poverty in first grade. *Social Development*, 2005, 14(3): 532-549
- 41 Chen X, Kaspar V, Zhang Y, et al. Peer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Boy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N. Way & J. Y. Chu (Eds.). *Adolescent boys: Exploring diverse cultures of boyhoo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7-218
- 42 Agnew R, Brezina T, Wright JP, et al. Strai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elinquency: Extend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Criminology*, 2002, 40(1): 43-72
- 43 Ozdemir M, Stattin H. Bullies, victims, and bully victims: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bullying-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 on youth well-being. *Journal of Aggression, Conflict and Peace Research*, 2011, 3(2): 97-102

(收稿日期: 2020-06-01)